

大化如花

贾又福
以石观化的
心灵来历

闻章 著

大化如花

贾又福

以石观化的
心灵来历

闻章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化如花：贾又福以石观化的心灵来历/闻章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2

ISBN 978 - 7 - 5177 - 0069 - 2

I. ①大… II. ①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9253 号

书 名：大化如花：贾又福以石观化的心灵来历

著作责任者：闻 章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 准 书 号：ISBN 978 - 7 - 5177 - 0069 - 2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16 彩插 28 页

字 数：19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0.00 元

联 系 电 话：(010) 68990642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络 订 购：<http://zgfzebs.tmall.com/>

网 购 电 话：(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 社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fazhanreader@163.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自序

是的，开始了。

我开始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对别人来说或许不大，对我却大，大到不可测，非我力所能逮，但我还是开始了。

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本身便是目的，用不着出发，就已经到达。

之所以有这件事，盖在我遇到了贾又福先生。

论地缘，贾又福先生的老家与我的老家离得很近，共有着一脉水土。论人缘，我曾有幸见过他几面。但有了地缘与人缘，并不能说，或者并不敢说就是遇到了。遇到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好比照一面大镜子，你见一个人远远地冲着你走来，走近之后，突然发现那个人原来是自己。自己与自己不期而遇，自然有惊喜，但不全是惊喜，还会有惊惧。为什么还会有惊惧？因为人最不了解的恰是自己，别说内心，哪怕表面：五官、四肢、走姿、声音、各种各样的习惯表情等，知之甚少。突然看到了，哎，这是谁呀？这是我么？我是这样的么？我若不是这样，那么我应该是怎样的呢？我若是这样，是对的么？好多的疑问会随之而有。疑问若是浅，可以随他去。疑问若是深，就会有

自序

惊惧感，越深就越惊惧。事因惊惧而恭慎，因此《论语》中有“子之所慎：斋、战、疾”的话。斋、战、疾，都是大事，因大事而惊，因大事而慎。斋有事斋与心斋，心斋即好比自己见自己，尤其让人恭慎。我之见贾又福先生，犹如古人做心斋。

当然，我所说的见贾又福先生，不仅是说见他的人，更应该说是见他的心。他的心怎么见？他的心应该说全在他的画里。

然而，贾又福先生的画，我能说懂么？我本就是个不懂画的人，之所以敢对画说三道四，是想借此说自己。正是因为是在说自己，才有惊惧及惊惧之后的恭慎。

恭慎只是一种态度，我只能在这前提下说话。此其一。其二，我或者永远不会懂得他，我只能懂我自己，这么说或许更确切，无论程度或范围，我只能懂得我能懂得的。

懂多少，我说多少。说对了，是他让我对的。说错了，是我使我错的。

这样一来，我就自由了。从我自己这里，到我自己这里，因此我才说：用不着出发，就已经到达。

作者

癸巳年正月十五于石门花开堂

目 录

第一章

以石观化的「化」与佛陀拈花

- 001 释题
- 002 花与画
- 008 观化山水的形色大略
- 051 题跋上的意趣

第二章

以石观化的「观」与心灵自觉

- 055 依观立世界
- 056 贾氏观缘
- 064 贾氏观法
- 070 外观阶段
- 072 内观阶段
- 079

以石观化的『石』与笔墨支持

105

- 106 石乃山之心
- 113 古人山石画法
- 121 笔墨根蒂
- 127 画法不与古今同
- 157 妙法因圣事

以石观化的『以』与心灵凭借

161

- 164 七星聚顶
- 173 深远的文心
- 179 自觉的画心
- 194 对话与领略
- 198 宗炳
- 204 董其昌
- 216 龚贤
- 222 石涛
- 225 黄宾虹

第五章

以石观化与自我超越

235

236 生命线猜想

243 「瓢者」释义

249 死生之变

257 大计划

262 从化他到化我

269

附

长安问月

第一章

以石观化的『化』与佛陀拈花



释题

春天里的事情都好，因为万机生发。

我与贾又福先生像是前尘有约，一见知心。我在他的画里去发现他，结果却发现我也在。我即在这惊喜里，去落实我与他的一处处惊喜。

我说佛陀拈花，不过是拿佛陀手上的那枝花作证明，证明我们同在花的朗照之下，显出本有的笑容。

先说佛陀拈花因缘。那是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灵鹫山上讲法时，面对当机众，将一朵金菠萝花拈在手上。大众默然，只有大弟子摩诃迦叶，会心而笑。由此佛陀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便是有名的灵山传禅。

贾又福先生手上也有一枝花，这枝花便是他的“以石观化”，这也是他灿然在春天里的一个资本。“以石观化”是贾又福先生绘画创作实践中的一个核心命题，他的山水画作，都是来表现或者说呈现“以石观化”的。

贾又福先生画画与佛陀传禅，这两件事，一个特大，一个很小，这样连在一起，会不会不庄重？会不会生歧义？我却觉得，恰恰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而连在一起才奇才妙。因为在最柔软处，在最关键处，它们之间却有着最深刻的本质内涵。禅是什么？禅即是心。心是什么？心即是觉。让人自觉的过程即是问禅的过程。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乃禅的传承方式。因为美妙的东西，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贾又福先生的“以石观化”，确也是企图在心灵深处展开风光之本然，他想以山水来表现他的笔墨，以笔墨这种形式，来表达来呈现他的内心，由山石结构到画面结构到心灵结构，这是几个还是一个？

“以石观化”的发端，如果往深处说，往细处说，应该与禅有着必然的联系。我的猜测果然不错，你看贾又福先生曾这样表白：

以石观化的诸多思考已持续四五年了，这理想目标是建立在对哲学研究发生兴趣，并结合山水画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正如先贤所云：“观竹十日无一得，观心十日始得。”观心尤为重要，但没有前十日的“观竹”，不格物，不怀着敬畏之心研究大自然也是不行的。

我的山水画创作正是这样慢慢地摸索过来的，大量的研究山石，同时还不能忽略“观心”的内照功夫。借助先哲的思想光辉，得到智慧的蒙养，才敢于放言“咫尺顽石观大化”。

——1995年《关于以石观化》

贾又福先生说到了哲学，以石观化是在对哲学研究产生兴趣之后的产物。哲学是什么？哲学即是理学，是对散乱事物的超越和抽象，是从形而下的“器”到形而上的“道”，是把诸事诸物吃透之后的高度

概括，这概括就是理。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却也是最本质的。

贾又福先生还说：

观山、画山务须心观内照，体悟三种境界：

苦心、明心、妙心；

探道、法道、妙道。

第一层：有心，有为，吃苦，力行；第二层：自由观照，洞穿主客；第三层：得自在，不必言说。（吾画山三十年始知山外有山、石外有石，全在幡然一悟。）

——1995年《心观内照》

贾氏此言，更加直接地告知，他的绘画过程，其实是参悟内心的过程，是由外到内，而又由内到外，先化我、再化物的过程。什么是禅？这已经是了，且已经很深的是了。不信，请看唐代大禅师青原惟信一番话。

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

——《五灯会元·青原惟信禅师》

初参禅时，禅很玄妙，参到禅后，禅却平常。原来的山水，山水只是山水，后来的山水，山水不是山水，及到参彻，万物哪有差别？

贾又福先生因画山而观山，因观山而成绘事。他的“幡然一悟”，悟到的是个什么？他的“大化”，化成的是个什么？他的“内照”，照到的又是什么？贾先生一语道破：“得自在，不必言说”。

花与画

贾又福先生的山水画作，我是看了又看，读了又读的。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看得明白。结果呢，往往是更不明白。或者说，看明白了一层，还有另外一层待你来看。你以为把这层看明白就好了，结果这一层后面还有一层。这样一层一层看下去，以为会越来越少，结果却越来越多，重重无尽的样子。

对于绘画来说，所谓的重重无尽，不是指笔墨上的繁复，而是指意趣上的。凡是好的画作都会这样，有着无限的意趣。只在境界高低，不在外在笔墨上的繁与简。比如黄宾虹，笔墨繁复，乱墨成团，不会看的，就怀疑这样好么？会看的，就能看出一重重的意思，觉得真是好，好到说不出。简单的，比如八大，真是惜墨如金，寥寥几笔，一块石，一只鸟，或一块石上站着一只鸟，初学画的，说这太简单了，我也会。会画画的，觉得千难万难，难于这样简单。

真的好作品，好的画，好的文章，好的艺术品，都应该是这样，形式有尽，而意趣无穷。

为什么会无穷？因为自心无穷。自心是什么？自心是本，本能生

息。气息之息，利息之息，消息之息。且看“息”字，乃由“自心”组成。一切从自心那里生出，一切从自心那里衍化。从自心里出来的才有息，不从自心里出来的，哪里会有息！心大本大，本大息多。这样的息大了，多了，显著了，就叫做出息。

山水之于画家，彼此之间，都是以息相通的。一边是真山真水、大山大壑，一边是画家心目，目测心观。彼此两相参照，这里心缝开启，那里生机显现，巍然也好，肃然也好，悠然也好，井然也好，粲然也好，或大机大玄妙，或小知小情趣，你这里有几分，它那里便有几分。是一个彼此发现的过程，是一个彼此认知的过程，也是一个彼此达成默契的过程。

这样的意绪，贾又福先生早已了然于心，他曾经这样说：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到处都可以听到生命的呼唤。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呼唤着艺术家自己的生命，一切美好的心声，呼唤着艺术家的心灵。正是这种呼唤，焕发了艺术家的生机。倘若艺术家有一天麻木不仁，丧失了感悟生命呼唤的敏锐度，他的艺术即随之枯萎。

——1994年《神秘是自然的必然》

在贾又福先生眼里，山水不只是山水，而是生命。不仅是山水自己的生命，而是画家生命的寄托或投射，山水在那里呼唤，画家在这里应答。而山水那里发出来的呼唤，恰是画家自己的心灵投射出去之后与千山万壑相撞击而折射回来的余响。因此，当艺术家听到这种呼唤之后，心中充满了亲切和激动。由此相信，千山有机，万山有灵，一草一木均有识性。其实，这只不过是在别处见到了自己的面目，听到了自己

的心声。只可惜，能听到这样声音，能见到这样面目的人不是很多。

艺术与心灵最近，而佛门禅法，乃是心法。心为体，艺为用，有无用之体，绝没有无体之用。

话说到此，就不期然而然地与佛陀手拈的那枝花有了本质上的联系。

关于花，在禅门公案中，也有好多。其中著名的当属这个。

陆大夫向师道：“肇法师也甚奇怪，解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师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陆罔测。

——《五灯会元·南泉普愿禅师》

在陆亘大夫眼里，不仅肇法师甚奇怪，南泉普愿禅师也甚奇怪，这如梦相似的一株花，难道也与天地同根，与万物一体？

有意思的还有王阳明《传习录》中的一段。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干？”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这“天地同根，万物一体”的“根”和“体”，不是别的，乃是我心。花不在心外，画也不在心外。贾又福先生深知此理，因此他把他的画，像心灵的花朵那样精心栽植。

在他的眼中，每一块石头，每一丛山峰，他都是像当年摩诃迦叶看佛陀手上那枝花那样看的，一山一佛座，万峰万如来。因此，贾又福先生每次上山写生，便有朝圣般的感觉，也因此他才说：“画乃圣事。”

观化山水的形色大略

以石观化，观是高度，化是程度。且让我们恭慎心神，敛身敛意，来品读一回贾又福先生的观化山水作品，看以石观化的“化”，呈现出什么状态。呈现出的状态，能给人特别是给我这个门外汉什么样的感受。

大若无极

在小说、影视中，有宏大叙事之说。贾又福先生的观化山水，也可以套用这个词语，它是宏大的，也是叙事的。只是它的叙事方式不同，它不是靠故事情节，而是靠笔墨，靠笔墨架构起来的形和色，形和色中所蕴含着的，都是叙说。叙事也叙理，或者说叙事更叙理。所谓宏大叙事，其实这里头就已经包含着理，不然它不会宏大。但理是虚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怎么叙呢？因此必须叙事，以事来显理，以理来成事。应该这么说，建构一个理是容易的，但实现一个理却是不那么容易的，有时甚至是很难的。好比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生气是不好的，但是做到不生气却是难的。《华严经》上有四无碍法界：理无

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当然，其理其事都属于甚深甚深的那种，我这里只是借用，以大喻小，来说绘画。画的是画，但画本身却不是目的，若是把画本身当成了目的，那肯定不是好画。画山是山，画水是水，除此并无寓意，那没有多大意思。绘画是为了达意的，只不过意有深浅，浅不好，深好，愈浅愈不好，愈深愈好。这个意，就是理。能够达意的外在形式，就是事。事也分好坏高低，合理的就是好事，不合理的就不是好事。以绘画来论，明白了理，特别是明白了很深的理，这就叫理无碍；能够很顺畅地，很自如地，得心应手地来表现理，就叫事无碍；达到了一种自由状态，似乎连想也不用想，就能恰如其分地把要表现的东西很好地很自然很自由表现出来，这就叫理事无碍，不但一件事这样，件件事都这样，在什么状态下都这样，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就叫事事无碍。真到了这样的境界，那是信笔一挥，就成大作。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没有不显理的事，也没有不就事的理。

贾又福先生的观化之作，首先是他的宏大叙事。所谓宏大，不只是说尺幅，而是不论尺幅大小，是说它的涵盖，它所蕴含的理。

这从他的奠基之作《太行丰碑》上，就已经显露出宏大的气息。此作之诱发，源自河南辉县境内的太行，危乎高哉之铜墙铁壁。自然山水就已经很好了，但贾又福先生若是把它如实描摹下来，就没有意义。还用描摹吗，看真山真水好了。贾又福先生之《太行丰碑》，以大山大水，给人带来的是大山大水之外的信息，它的大，它的高，它的实中带虚，虚里的那种涵盖，就已经有着形而上的意义了。人们之所以被它震撼，是因为其高峻，那样上拔的感觉。人是需要崇高的，人